

# 東西方文化的轉折點

季 義林

現在又到了一個世紀末。很多人，特別是對時間推移一向敏感的知識分子，都對即將來臨的一個新世紀有所考慮，有所幻想。我現在就常常考慮二十世紀的情景。

人類歷史告訴我們，一個世紀的轉折點並不總是意味着社會發展的轉折點，也不會在人類前進的長河中形成一個特殊的階段。但是世紀末往往對人類的思想感情產生影響，上一個世紀末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在對人類文化發展的看法方面，我是頗為同意英國史學家托因比（Toynbee）的觀點的。他在人類全部歷史上找出了二十幾個文明。他發現，每一個文明都有誕生、成長、興盛、衰微、滅亡這樣一個過程。哪一個文明也不能萬歲。儘管托因比論多於史，在論的方面也頗有一些偏頗之處；但是總體來看，他的看法是正確的，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近代中國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衝擊。最初是震於西方的船堅砲利，以後又陸續發現，西方的精神文明也有其獨到之處。於是激進者高呼「全盤西化」，保守者則想倒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實都不全面，都有所偏激。

原因何在呢？我個人認為，原因就在沒能從宏觀上看待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目光淺隘，認識膚薄，只看到眼前的這幾百萬平方公里，只想到近代這一百多年。如果把眼光放遠，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則所見必是另一番景象。托因比是具有這樣眼光的人。他雖然是西方人，但並不迷信西方文明；在



他眼中，西方文明也不能千秋萬歲。這個文明同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樣，也有一個誕生、成長、興盛、衰微、滅亡的過程。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當然更不應當認為眼前如日中天的西方花花世界會永遠這樣繁華昌盛下去。

人類歷史又告訴我們，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歷史上更替興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今天我們大講「西化」，殊不知在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講的是「東化」，雖然不見得有這個名詞。你只要讀一讀鴉片戰爭以前西方哲人關於中國的論著，看一看他們是怎樣讚美中國，崇拜中國，事情就一清二楚了。德國偉大詩人兼思想家歌德在1827年同愛克曼談話時，大大地讚揚中國小說、中國文化、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水平。他認為，西方人應該向中國人學習。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根據我個人的看法，是鴉片戰爭戳破了中華帝國這一隻紙老虎。從那以後，中國人在西洋人眼中的地位日降，最後幾乎被視為野人。奇怪的是，中國人自己也忘記了這一切，跟在西洋人屁股後面，瞧不起自己了。

我不敢說，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或包括中國文化在內的東方文化，就一定能戰勝西方文化。但是西方文化並不能萬歲，現在已見端倪。兩次世界大戰就足以說明西方文化的脆弱性。現在還是三十年河西，甚麼時候三十年河東，我不敢確切說。這一定會來則是毫無疑問的。二十一世紀可能就是轉折點。

季羨林  
北京大學東語系教授

## 走向二十一世紀

劉述先

一年以前，美國的福山寫了一篇文章論「歷史之終結」。他的意思是，自由民主已經戰勝共產極權，意理上既無爭議，則歷史乃告終結；人類沒有了大的問題，不免會感到無聊，一直要到有新的意理爭議起來，才會有新的歷史發生。我當時對於這種論調的直接反應是，福山把問題看得過分簡單了，世界上